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異稟類

稟氣異常 俗謂男子四而精通，六而精絕；女子二七而天癸至，七七而閉，驗之，實不盡然。曾見有七八歲之衰翁而娶中年婦者，其家族竊視之，則固能人道而再接再厲也。且有八旬老人娶少艾而得學生子者。至女子受孕，有二歲而生子者，有六旬餘而生二男一女者。是皆不可以常理測之也。

閩婦孕期

婦人孕，本閱月而生。閩婦則餘月或二三月，不獨土著為然，即他處人之久居於閩者亦常有之。有蘇人某，久居閩，其子即三六月而生，生時與普通產兒無異。醫家原謂子在母腹，有妨礙發育之感受，產必延期，然若是之久，亦所罕觀，閩則視為固常也。

男生子

順治初，奉賢南橋鎮有鰥夫，年五旬餘，本徽人也，以結氈為業。畜一徒，曰王三。一日，裸而浴於河，忽為同伴窺見其陰，乃數月不出，或偵之，則產一男矣。南橋巡檢聞之官，解至松江，曹千里嘗親見之。

文人多壽

本朝文人多壽，如王文簡公士禎年七十七，朱竹垞檢討彝尊年八十四，尤西堂舍人侗年八十五，沈文愨公德潛年九十五，宋牧仲尚書萃年七十二，查初白編修慎行年七十，方望溪侍郎苞年八十，袁子才太史枚年八十二，錢辛楣學士大昕年七十，紀文達公昉年八十二，彭文勤公元瑞年七十，姚惜抱郎中鼎年八十四，翁覃溪閣學方綱年八十六，梁山舟學士同書年九十二，趙甌北觀察翼年八十二是也。

曹子顧博聞強記

嘉善曹子顧學士爾堪博聞強記，出游所至，山川阨塞無不能畫其形勢。士大夫一與之交，積久不忘，且具能識其名氏、爵里、家世，毫髮無遺。

錢牧齋富記憶力

錢牧齋尚書謙益富記憶力，幼嘗與人舉《四書》語「口」字最多者以角勝負。或舉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」二句，得八「口」字，錢舉「謳歌者不謳歌益，而謳歌啟」得九「口」字，遂獲勝。

顧亭林強記

顧亭林，名炎武，嘗客京師。一日，王文簡過其邸舍，語之曰：「先生博學強記，請誦古樂府《蚨蝶行》可乎？」顧即朗誦一過，同坐皆驚。

劉璐齡不言

劉璐，字石渠，沈邱人。父學向，順治進士，令於浙江。長、仲二兄聰慧而夭。璐時年齡，尚不能言，狀類痴呆，父憂之。一日，獨坐長歎，璐侍側，問曰：「父何歎？」父以其忽能言也，喜甚，曰：「家門不幸，汝兄夭折，而汝又不能言。今能言，吾無憂矣。」自是，教之讀，過目成誦，恍如有宿慧者。

原襄敏讀書痴歎

陽城原襄敏公髫齡入塾，既一載，書不成誦，亦不甚解。歲將除，師召其父至，令其偕歸。中途，父讓之曰：「向與若論世事，頗敏慧，何讀書竟痴歎乃爾？」襄敏曰：「讀書亦如應世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復入塾，聽講輒洞徹，久之博洽今古，掇巍科，為世名臣。

周于濬記前世事

汪浦周西水兵部于濬幼不能言，而能記前世事。自言前世為某邑人，及所常栖止處，嘗於廣庭設一几，庭有紅薔薇一叢，時時夢到其地。七歲時，戲門前，有僧過門，顧之曰：「此郎有夙因。」周應聲，即能言，家人驚喜。因令讀書，一過目，如宿習。數月，徧通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。年四，讀書山中精舍，一日，日向夕，憩溪邊石上，遇老僧，謂曰：「郎志七歲門前相見時耶？」叩其名，曰：「我寶藥也，閩人。」周因留之舍，日夜與論象緯律曆、六壬丁甲、勾股洞章之術，未半載，盡通其說。瀕行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授之，且曰：「吾數學未傳人，今當游四方訪之。」又密語周以年之內天下必大亂，若異代人物也。自明崇禎丙子迄甲申，九年而明果亡，皆如其言。

周入國朝，以明經調選人，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「元夕燈前尋賈子，秋風臺下拜鄧生」之句，未詳所謂。及謁選，得房山令，上元，與僚屬謙於賈公祠，問之，唐詩人賈閻仙祠也。問有子孫乎，吏對有賈某者，其裔也，見以補稅繫獄。周即令出之，代完其逋。是年秋，調平谷令，抵縣日，即出勸田畝，夜宿山村古廟，比晨，視其額，則鄧衍祠也。於是悟寶藥之語，一一無爽，乃述其學，著《三才儒要》三卷。

洪潤孫有潔癖

錢塘洪潤孫，名景融，以博雅擅名。乃有潔癖，每禪面，輒自旦達午不休。陸麗京僂胡同往視之，洪爾時神氣傲邁，旁若無人。

黃庭表童年穎悟

黃與堅，字庭表，號忍菴，太倉人，順治己亥進士。康熙己未，舉博學宏詞，官贊善。童年穎悟，詩一目、文二三日即記憶。三歲能識字，五歲能誦詩，八歲酷好唐人詩。嘗錄小本，出入輒攜以自隨。四，慨然有志於古學，欲徧讀周、秦以下書，甫三年而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。

魏昭士二齡誦歸去來辭

寧都魏昭士，名世倣，生甫二旬餘月，實年為二齡，母口授《歸去來辭》及《九歌》一二章，久之，輒能背誦。諸父嘗抱之，誘以果餌，使歌，歌聲悠揚可聽，詔為英物。

博野婦人不飲食

順、康間，博野有婦人，一生不飲食，而生育男女數人，日夕操作與常人無異，亦罕疾病。

克勤郡王無日廢飲

順治時，克勤郡王戰功卓著，性和平，無貴胄氣，旌麾所蒞，恆喜與野老閒話。又能約束所部，禁淫掠。聲色狗馬一無所奉，惟嗜酒，一石不醉。歲時賜宴，世祖知其量，使罄無算爵，不愆於儀，不改常度。

康熙初，天下略定，王移書各督撫，有以酒力稱最者，不問貴賤，資送入都。時聖祖方幼冲，太后訓政，臺臣劾王招致酒徒，荒耽縱佚，且主少國疑，跡近樹黨，請下廷尉問狀。太后以章示王，王對曰：「臣嗜酒，在朝在軍無日廢飲，幸不及亂，先帝不之禁。賴宗廟之福，海內大寧，臣誠無狀，欲與天下善飲者一角酒力，愚昧不識大體，跡涉樹黨，願伏重誅，請毋付廷尉。」某王，尊屬也，謂天下雖定，隱患猶多，親藩大臣不兢兢業業贊襄政務，沉湎於酒，又擅與督撫書，招酒人人都角飲，臺臣言是，請治以罪。太后曰：「彼忠誠無他，先朝所許，姑聽之。」惟諄諄以勿為酒困、毋邇宵人為戒。王感謝而退。即日，以公牘與各督撫，寢前議，而山西撫臣已資送一人至矣。

先是，王令既出，疆臣下屬縣羅致，久而未得。蓋各省所產之酒，惟浙之女兒酒，汾之西魯酒為天下最，而南人不能飲汾酒，北人亦以女兒酒味薄，屏弗御。南省督撫知王生長朔方，飲醇醪者未必能敵，輒不敢獻；北人善飲者眾，一時於此中求不醉量，殊覺莫衷壹是。壺關某令有酒癖，且能兼收並蓄，浙酒，汾酒汎愛不倦。巡撫聞之，欲以塞責，召某令面諭之。令亦喜，謂催科，撫字之外，杯中物亦能署上考，秣馬整裝，行有日矣。忽急足自涼州至，令之母以疾終於鄉，終天永痛，匍匐星奔。瀕行，為巡撫言：「縣屬羊腸坂有一人，年且七□矣，終身不娶，以酒為命。顧樵採為生，不能以野人溷親藩奈何？」巡撫曰：「斯人之飲，於君何如？」曰：「勝屬吏遠甚。每歲行春，輒賜酒，觀者掩口，以為是淺淺者，彼固視之如一滴，官何吝也。次年，昇巨甕置老人前，令罄之，頃刻而盡，若無事者。此非異人乎？」巡撫曰：「王固不擇人，惟求善飲者，樵採何礙！」急識姓名，檄新令尹送入省，親試之，信，為具裝，遣材官與之俱。既入都，投邸，王之長史、內奄索巨賄，不得見。老人怒，謂長史曰：「我奉巡撫命來應王召，為飲酒耳，不聞有婪索事，是以無備。」長史呵之。材官為之緩頰，以費不足，終不許入。旅館羈遲，資用將乏。材官欲具牘稟巡撫，老人曰：「待巡撫以金來，老人餓且死。」翌日黎明，出走闐闐，見有輿從過市，輒攀輿訴入都事，並言王人壅遏狀。輿中為某貝子，急引至王邸，面致之。乃革長史，杖奄人，召材官，賚以金帛，問老人年歲、職業。見其短小精悍，髯長及胸，目灼灼有光，知非常人，置於別室，待入朝奏明，請假一日，為角飲計。

王邸深邃，時值新秋，老人請擇爽塏地以行酒，許之。問能弈乎，曰：「能。」王益喜。曲欄清池，殘荷猶馥，有亭翼然，顧視軒敞，王於此設楸枰，煮苦茗，先與對局。局半，內侍昇巨甕二，分置於王與老人之前。甕可三□斤，乃女兒酒之最醇者。王以老人居汾河，必善飲汾酒，紹酒不易至山西，野老更不能致，或者不勝巨甕，思有以難之。席間別無下酒物，各設一圓碟，分貯金華乾脯、巴達杏仁及鮮梨少許。且飲且弈，自午至於酉，一局未終，老人遽起曰：「王以角飲見徵，不聞以奕。請置此，姑酣飲以副成命。」蓋已預計負一子半矣。王笑從之，以手亂局，促左右進酒。內侍曰：「甕罄。」回視老人，神色自若也。王曰：「爾飲誠豪，然亦未足以勝我。」對曰：「王之量，包涵萬物，於以上佐天子，致昇平。若杯杓之間，終讓野人一籌。」王不服。曰：「今猶有說。」王曰：「何如？」乃指肴碟以對，謂王貴人也，珍錯之奉，度已饜足，非若村野，初嘗異味。今王食乾脯略盡，杏仁亦過半，野人不然。以此言之，王固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王爽然，留之匝月，仍賚巨金使返，並為告巡撫，飭所司以時存問。

河南信陽州北鄉有一農，亦酒豪，刺史將為王致之。奉行不善，籤差傳提，懼不欲行。胥徒揮斥叫號，勢洶洶若捕巨盜。農有邁父，已病踰月，驚悸遂死。家人典其所有田二畝，賂蠹役，詭報病故，乃免。

惠天牧背誦封禪文

惠天牧初生時，父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，遂名士奇。年□二，善為詩，有「柳未成陰夕照多」之句，為名流所激賞。弱冠，補諸生，或戲謂之曰：「卿熟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試為我誦封禪文。」即應聲朗誦終篇，略無謬脫。

王虎兒三歲誦唐詩

王文簡公士禎幼子，小字虎兒，三歲能誦唐詩百首。

年羹堯解三字經

年羹堯七歲，父延師教之讀，開學日，師授以《三字經》，即問其師曰：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其解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人之初生，性質本美，所有惡人，皆日後受社會之薰染而成。」年曰：「我意不然。初生之人，性質皆惡，必有人教之，以漸而改。苟不然者，吾父何必請先生來教我乎？」師默然。又一日，讀《千字文》，亦問曰：「天地玄黃，其解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天玄色，地黃色。」年又曰：「地果黃。天青色，有時或蒼色，至下雨時亦灰色，固無玄色也。」

章言在以筆狀顴額鬚眉

仁和章言在，名谷，幼從塾師學，師出，有友訪之，比歸，群兒告以客至，而忘其姓氏。師怒，呵群兒。章曰：「師毋怒，我猶能約略記之。」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，栩栩然也。師見而笑曰：「是得非某乎？」已而叩之，果然。

王文簡前身為高麗國王

王文簡前身為高麗國王。將誕之夕，有人止村廟中，見途中羽葆鼓吹，儀衛甚盛。其人駭懼，詢之從者，云：「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。」其人素善封翁，急入城探訪，文簡已墮地矣。

王文簡目覽文書口決報

王文簡為揚州司李時，地殷務劇，座客日滿。晨起，坐堂皇，目覽文書，口決報，呼譽之聲沸耳，案牘成於手中。及放衙，召客刻燭賦詩，清言霏霏，久而不絕。座客見而詫曰：「王公真天才也。」

閻百詩先魯後敏

阮應韶之父，少時與閻百詩同受業於靳茶坡。日暮，各抱書歸，閻愚魯，獨吟不置，必背誦如翻水乃已。後發憤，將書拆散，讀一頁，輒用麵糊黏几，背誦既熟，即焚之，終身不再讀。一夕，胸前膈下豁然洞開，若有聲震耳，後閱書，一過目即成誦。嘗集陶貞白、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：「一物不知，以為深恥；遭人而問，少有寧日。」

或謂閻幼時口吃資鈍，讀書至千百過始略上口。又善病，母禁之讀，遂聞記不復出聲，如是□年。當□五歲時，冬夜讀書，有所礙，沈思堅坐，心忽開朗，自是穎悟異常，蓋積精所致也。

毛西河五官並用

蕭山毛西河檢討奇齡生有異稟，能五官並用。嘗以右手改弟子課作，左手撥算珠，耳聽弟子背誦經書，目視小僮澆花，口又答弟子之問難，問與其婦詬誶焉，不稍紊也。

毛西河博聞強記

毛西河博聞強記，嘗與客言：「《四書》中有一妖、二怪、三女子，五龍、九虎、□先生，又九館、□先生。」二怪者，「素隱行怪」，「怪力亂神」是也。他昉此。毛歷歷數之，客且並《四書》之句而忘之矣。

毛西河默寫市招

毛西河嘗與友騎而入市，默記兩旁市招，歸而書於冊。明日，友持冊至市，校之，一字不差。

毛西河默寫染肆帳冊

毛西河嘗入染肆，與肆夥閒話，坐定，吸淡巴菰，且閱其帳冊，星火落焉，乘風而燃，冊遂燬。肆夥窘而大號，毛曰：「勿懼。」取別紙，一一書之，凡染物人姓名、綢布、日期均無訛。

姜西溟不食豬肉

姜西溟，名宸英，不食豬肉，偶見人食，輒避之，致有以回教徒稱之者。朱竹垞戲曰：「假食豬肉，得淡墨書名，則何如？」西溟不答。相傳朱竹垞自定詩集，不肯刪《風懷》二百韻，曰：「我寧不食兩廡特豚耳。」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。

潘次耕聞誦曆書

吳江潘次耕檢討未，幼有聖童之目，覽曆書一過，即能聞誦，無所謬脫，首尾不遺一字。

徐健庵飲食之多

崑山徐健庵司寇乾學善飲啖，每早入朝，食餗餗五□、黃雀五□、雞子五□、酒□壺，可竟日不饑。及解組言歸，門生餞之，謂將供一日醉飽也。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，凡徐進一觴，則亦傾一觴於銅人腹，殺載羹湯皆然。銅人腹滿而倒換者再，徐則健啖自若也。

徐健庵□行俱下

徐健庵之記憶力甚強，凡與有一面之緣者，終身不忘。無才藝者，不入門下。有執贄者，先繕帙以進，□行俱下，頃刻終篇。遇不善處，折角志之。其人進見，則面命指示，一字不爽。且尤能記憶人之面貌也。

徐健庵橫閱碑文

徐健庵嘗與姜西溟編修觀古碑，碑甚高，徐令人掖之以上，橫閱之。已，又橫閱其中下，遂舉其文。編修大驚，歎為絕才。

張玉書飲食之少

丹徒大學士張玉書，古貌清臞，每早餐，僅食山藥二片、清水一杯，可竟日不飢。

魏經國飯米八升

魏經國，漢軍正白旗人，少為監者，供役大內，每夜飯米八升，所得不足給一餐，請於主者，願加倍工食，以夜繼之。某日漏下，聖祖出游禁苑，聞力作聲，詢知其情，即命以米如數作飯。經國跪食盡之。大為稱異，擢厚載門守備，又擢通州副將，代白小民冤。後有湖廣提督，復調江南提督，加太子少傅，並尚書銜。

簡謙居過目不忘

蜀中簡謙居天姿絕人，凡有記覽，過目不忘。康熙辛亥，視學江南，按臨各郡，每發榜，輒進諸生而誨之，某某解題中款，某某用古人化，不必攤卷於案，自能背誦其文，無所諛脫。

周櫟園記憶力

河南周櫟園，名亮工，嘗觀察維揚，簿書稍暇，輒手一編不輟。即以參拜大僚、酬訪賓客而出，坐輿幘中，猶以□數卷自隨。歸語幕賓，輒能舉其詳曲。雖甚久遠，偶析一字之疑，引據證明，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，當命掌記依檢，應手而出，不差紮黍。

陳句山背誦門榜

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，幼清警好學。嘗遊西湖淨慈寺，讀門榜三過，還家試誦，略無遺脫。

孫文定過目成誦

孫文定公家淦家世清貧，少耕且讀書，過目輒成誦。嘗上山斧薪，值大風雪，斧落層崖間，緣跡手探之，幾至僵仆，而口中猶啣唔也。

納蘭容若轉世

納蘭容若，名成德，原名性德，太傅明珠子也。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交最密，嘗賦《賀新郎》詞為梁汾題照云：「一日心期千劫在，後身緣恐結他生裏。」梁盼答詞亦有「結託來生休悔」之語。容若沒，梁汾亦歸里，一夕，夢容若至，曰：「文章知己，念不去懷，泡影石光，願尋息壤。」是夜，舉一孫，梁汾視之，面目與容若無二，灼然知為再來也。梁汾喜甚。彌月，忽得疾。梁汾一日晨臥未醒，驟夢容若來別，驚寤，聞哭聲，則已殤矣，「泡影石光」之言亦驗。容若故有小像在梁汾處，梁汾乃賦詞題其上，詞中隱寓其事，一時名流和者甚眾。像存惠山草庵貫華閣。

錢芳標為飯頭陀轉世

錢芳標，華亭人，或言其父少司寇艱於嗣，與夫人往寧波之天童求子，大師為集眾僧，問誰願隨錢居士往，眾皆不答，一飯頭陀老矣，自言願往。已而果得子。名鼎瑞，字寶汾，後易名芳標，字葆芬。詞華麗藻，有名東南。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，官中書舍人，既而假歸。康熙戊午，以博學宏詞薦，值丁內艱，不赴。一日，力與客坐書齋，有僧至門，持一楮書，云自天童來。舍人啟視之，殊不駭訝，但云：「倉卒奈何？」明日晨起，徧召親故與決，索筆書一楮云：「來從白雲來，去從白雲去，笑至天童山，是我舊遊處。」微笑而逝。

趙搗謙百有六歲舉子女

閩人趙搗謙善容成御女術，康熙中，有人見之，年百有六歲矣，猶蓄數姬，舉子女□餘人。偶游京師，朝貴爭相延致，競作詩歌以贈之，且有執贄門庭稱弟子者，群尊之為趙老仙人。

李蟠食三□六餠餠

康熙丁丑狀元李蟠，字根大，書法不甚精，文思亦寒澀。廷試日，試者薄暮皆出，蟠獨留，殿前護軍催督甚急，蟠泣告曰：「畢生之業在此一朝，幸毋相促，以成鄙人功名。」護軍哂而諾之。直至四鼓，始獲完卷。聖祖廉知之，意為苦心之士，拔置一甲一名，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。姜作五言贈之云：「望重彭城郡，名高進士科。儀容如絳、勃，刀筆似蕭何。木下還生子，蟲邊更著番。一般難學處，三□六餠餠。」蟠偉幹虬鬚，狀似武人，其為諸生時，以刀筆聞。廷試，懷麵餅三□六枚餐之至盡。餠餠，都下方言也。

彭禹峰飲食之豪

鄧州彭禹峰，名而述，長身修髯，聲若洪鐘，一飲能舉數升，一食能盡一饒局，汪鈍翁目為撥亂之異才。

允弼起居飲食之奇

康熙己丑，聖祖以太子允弼肆惡虐眾，暴戾淫亂，特下詔廢為庶人。即其起居飲食以言，則晝多沈睡，夜半方食，飲酒數□巨觥不醉。每對越神明，則驚懼不能成禮，遇陰雨雷電，則畏沮不知所措。居處失常，語言顛倒，為鬼魅所憑，不安寢處，屢遷其居。啖飯七八碗尚不知飽，飲酒二三□觥亦不至醉。

方釋官飲酒數斗

方釋官天懷坦易，飲酒數斗不亂，每辰辰令節，輒攜友詣獅山，劇飲歡呼，曠然自放。間獨行道中，諸田父相謂曰：「村釀新熟，翁能從吾飲乎？但苦無佐酒具耳。」方亟歸，左提魚，右持蓋，行烈日中，就其家酣醉，達旦始罷。

盧西寧斷乳後不食他物

仁和盧西寧學士琦少有異秉，斷乳後不食他物，晝夜飲酒三五升，一吸輒盡，家人謂之酒仙。

高士奇盛暑無汗

錢塘高江村官詹士奇生有異質，身御盛服，雖時嘗酷暑，曾無點汗，便遺之事，終日不行。以是出入禁闈，從容中禮，侍從諸臣俱莫能及。

邵僧彌有潔癖

長洲邵僧彌，名彌，性舒緩，有潔癖。整拂巾屐，經營几硯，皆人世所不急之事，乃為之煩數纖悉，雖僮僕患苦，妻子竊罵，不為意也。

陳氏婦有潔癖

海寧陳家有孀婦某氏，富而有潔癖。嘗駕舟赴鄧尉探梅，行數里，於船窗內見他舟傾糞溺於河，己舟方汲水為炊，遂命返棹。婢媼力言己炊乃自攜雪水，已早熟。不聽，竟歸。氏平日飲食淡泊，一切腥膩從不沾唇，嫌穢濁也。最憎穢婆，望而卻走，去後，必覓其茶盃棄之。所用物或為婦人所跨，即棄不用，以其穢也。或以此物適加他物上，則又大聲疾呼，謂以穢遇穢也。晨起，面巾不用布，以績時出婦人跨下，不可施之頭面，以竹紙拭之。日啖蓮實、山藥及香稻米粥等物而已。此康、雍間事也。

汪積山好潔

雍正時，錢塘汪積山惟憲善為詩，尤工五言，論者謂覽其詩，非徒悒悒有雅致，乃別見貞白之性，有《積山集》六卷。少補諸生，好潔成癖，每受知於學使者，終不肯舉鄉試，以場屋儲積汗穢，易露垢漬也。

齊次風敏悟強識

天台齊次風侍郎召南，敏悟強識，觀書每行下，既覽則終身不忘。其應徵北上時，謁某邑宰，留宿署中，見架有異書八冊，請借觀，宰諾。次日，將登程，宰奉書以出，齊曰：「已閱訖矣。」宰未信，抽一二冊詢之，探喉而出，不譌一字。

齊次風記軍籍簿

齊次風嘗客杭州，將軍某延其午飯，几有軍籍簿，齊披閱，皆能記其姓名。翌晨，代將軍傳呼，不誤一名，並皆識其狀貌，遇於道輒呼之，皆應聲而答。

李穆堂有夙慧

臨川李穆堂侍郎紱有夙慧，少貧，無貲買書，貸於鄰，每一披覽，無不成誦。及官翰林，庫中舊藏有《永樂大典》，皆讀之。同僚取架上書以難之，無不立對。典試江南，闈中試卷幾及萬本，一一批示，無不中肯。

李穆堂查閱冊籍

李穆堂嘗由侍郎降光祿卿，履任之日，檢閱冊籍，復至實錄館，同僚問以今日何事，李歷舉筵宴器物制度，背誦無遺。蓋一過目，輒能至老不改也。

嚴冬友行並下

江寧嚴冬友侍讀長明，幼讀書行並下。年一歲時，值李穆堂奉命典試江南，聞其早慧，欲見之，因介編修熊本往謁。李舉「子夏」二字令對，即應聲曰：「亥唐。」大奇之。謂方侍郎苞、楊編修繩武曰：「此將來國器也，公等善視之。」嚴遂執經二人之門，學以大成。

全祖謙為聖童

鄞縣全祖謙，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。四齡入塾，即通諸經章句，蔣彥進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聖童也。」一日，戲以小翦翦紙，傷指，感風而疾，遂篤。臨危，大書「鯉也死」三字於几，而作破題以示意曰：「聖人不得有子，聖人之不幸也。」竟卒，時年僅六歲耳。

朱氏兩神童

大興朱竹君學士筠、石君太傅珪，均幼負美才。太傅甫成童，受知於府丞石首鄭太常其儲，擢第一，學士次之，遂同入學，人稱朱氏兩神童。明年，府尹常州蔣炳約其同鄉劉文定公綸、程文恭公景伊、錢文敏公維城、莊侍郎存設筵，招兩神童面試。文定授題《崑田雙玉歌》，詩成，合座驚喜，明日皆先就訪焉。

焦里堂早慧

甘泉焦里堂，名循，早慧，八歲至人家，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，焦曰：「此出《楚辭》，馮字讀皮冰切。」客大驚。

和坤為世宗某妃轉世

世宗朝某妃，貌姣豔，高宗年將冠，以事入宮，過妃側，見妃方對鏡理髮，遽自後以兩手掩其目，蓋與之戲耳。妃不知為太子，大驚，遽持梳向後擊之，中其額。高宗覺痛，遂舍之。翌日為月朔，高宗往謁孝聖后，后瞥見其額有傷痕，問之，高宗隱不言。嚴詰之，始具以對。后大怒，疑妃之調太子也，立賜妃死。高宗大駭，欲白其冤，逡巡不敢發，乃染硃於指，迅往妃所，則妃已縊帛，氣垂絕，亟以指硃印妃頸，曰：「我害爾矣。魂而有靈，俟二□年後，其復與吾相聚乎！」

乾隆中葉，坤以滿洲官學生入鑾儀衛，選昇御輿。一日，駕將出，倉猝求黃蓋不得，高宗曰：「是誰之過歟？」坤應聲曰：「典守者不得辭其責。」高宗聞而視之，則似曾相識者，驟思之於何處相遇，竟不可得，然心終不能忘也。既回宮，追憶自少至壯事，恍然於坤之貌與妃相似。因密召坤入，令跪近御座，俯視其頸，指痕宛在。因默認坤為妃之後身，倍憐之。不數年，遂由內務府總管而驟躋相位。迨高宗將歸政時，謂坤曰：「我與汝有宿緣，故能若是，後之人將不汝容也。」嘉慶己未，仁宗果賜其死。

和坤記性絕佳

和坤記性絕佳，每日諭旨，一見輒能默記，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，倉猝披閱，皆能提綱挈領，批卻導窾。以故與聞密勿，奏對咸能稱旨。此所謂才足濟奸，聰明誤用者矣。

張永清五齡背御製詩

乾隆戊辰，高宗幸曲阜，謁孔林，濟南貢生張廷玉挈其五齡孫永清跽迎道左，自陳能背誦御製《樂善堂全集》。高宗召見之，果不謬，文義聲律，悉能了解。高宗大悅，御製詩賜之，並欽賜舉人。

錢竹汀王西莊背誦曆書

嘉定錢竹汀宮詹、王西莊光祿本至戚，生同時，長同塾，名譽官階亦相頡頏。相傳宮詹少時，一日在塾檢閱曆書，通光祿至，因謂曰：「吾與若偕讀，能先默誦者為勝。」宮詹允之。光祿甫讀一遍，已能背誦，宮詹則讀三遍而始能之，於是同塾之人咸優光祿而絀宮詹。及翌日，請再試之，宮詹一字不誤，而光祿則間有訛舛，以是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。

孫淵如背誦文選全部

陽湖孫淵如，名星衍，年四能背誦《文選》全部。

汪容甫過目能記

江都汪容甫明經中，蚤歲家貧，無書，嘗入坊肆借閱，過目能記。既而販賣書籍，且販且誦，博覽古今文史，學遂大成。

張大進願背誦所讀書

翁覃谿視學粵東時，所出文告有「廣東士子素不讀書」之語，一日，歲貢生張大進具稟上陳，自稱生平所讀之書，盡能背誦者三千餘卷，能通大義未能成誦者五千餘卷，開列書目，稟請考驗。翁召之至，將有以難之，張復曰：「此考不載功令，貢生不能盡讀數千卷而妄言欺誑，受罪何辭。倘若不謬，亦欲一叩學使胸中之書，能成誦者幾卷，通大義者幾卷，尚望惠告，以廣見聞。」翁以其侮己也，大怒，叱之使出。

李侍堯過目不忘

李昭信相國侍堯，少以世廕膺宿衛，高宗見之曰：「老奇才也。」立授滿洲副都統。後任廣州將軍，轉兩廣總督，先後幾二□餘年。性機警，案牘過目輒不忘，屬吏謁見，數語即知其才，談其邑之利害動中窾要，人有陰事，縷縷道之如目睹。

于文襄彊記

高宗御製詩文皆無定藁，上朗誦後，由大學士于文襄公敏中為之起草，一字無誤。後梁詩正入軍機，上命梁掌詩本，專委于以政事。一日，上召于及梁入，復誦天章。于目梁，梁不省。及出，于待梁謄錄，久之不至，問之，茫然。于曰：「吾以為君所專司，故不復記憶，今奈何？」梁愧無以答。于曰：「老夫代公思之。」因默坐斗室刻餘，錄出，所差惟一二字耳，梁大折服。

紀文達不穀食

紀文達公昫生平未嘗穀食，米不進口，麥飯則偶一嘗之。飯時，烹肉一盤，熬茶一壺，別無他物。每宴客，肴饌亦精潔，主人惟在旁舉箸相讓而已。一日，僮人閒話，適有餉火腿數斤者，啖之立盡。

紀文達中夜見物

紀文達自言少時中夜開目，一室之物無不見之。及年踰二□，乃僅見一二物而已。

紀文達對語敏捷

紀文達對語敏捷工巧，一日，為其師招飲，座有戊子科父子同榜者，師云：「曉嵐，爾善對，今有出語，能即席成之，當以百

金古硯為贈，否則照罰。」紀諾。師云：「父戊子，子戊子，父子戊子。」紀不假思索，即對云：「師司徒，徒司徒，師徒司徒。」蓋某時為戶部尚書，紀時為戶部侍郎，皆本地風光也。

彭文勤對語敏捷

高宗燕見詞臣，談次，出對曰：「水冷酒，一點水，兩點水，三點水。」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時亦侍側，應聲而對曰：「丁香花，百人頭，千人頭，萬人頭。」

戴可亭父子享大年

國朝宰輔，頤壽引年，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。相國名均元，年九□有五，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，年將八□，依依膝下，如嬰兒，人呼為小菜子。

湯雲程古稀再慶

乾隆辛未南巡，有湖南老人湯雲程接駕，年一百四□歲。高宗先賜匾額云「花甲重周」，又賜云「古稀再慶」。其孫曾隨者，皆白髮飄蕭之翁也。

王世芳壽百□七歲

南亭老人王世芳，臨海人。康熙丙辰，曾養性犯台州，祖為賊所害，老人隨父請兵，夜襲賊營，殺賊無算，口不言功。歸而讀書，家貧，賣藥自給。年四□九入學，八□貢成均，九□六官遂昌訓導，百有九歲告休，七世一堂。高宗御賜詩章，並賞國子監司業銜，建坊表以旌人瑞。老人壽百□七歲始終。

姚仁和百有三歲

揚州北湖姚老人仁和，乾隆丙午夏六月，乘肩輿入市，一老人負囊從之，囊中皆錢。童子數□人繞其輿，不能前。仁和怒，責負囊老人，負囊老人唯唯。已而入市肆飲，盡肉半斤，曰：「吾不耐輿矣。」步行去。負囊老人隨之不及，汗浹背。蓋是日為仁和百歲誕日，謁沿湖諸神廟，負輿者其兩孫，負囊老人其子也，年八□矣。仁和髮尚黑，望之如六□許人。於是里人將為之舉於有司，而商人某更欲張其事，仁和婉謝曰：「我農人，生平未敢上人，故活至今日。一旦自肆，非農所宜，且天促我歲也。」遂中止。邗上士大夫乃皆賦詩壽之，而焦里堂孝廉補為之序，時老人已百有三歲，尚無恙。

丁文恪九□九歲

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皂保，漢軍人，壽至九□九歲而薨。袁簡齋嘗往謁，問養生之方，丁曰：「薄滋味、少慍怒六字而已。」又曰：「人在世，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。」袁拜而識之。

某僧喫盡天下無敵手

薛一瓢，吳門醫士也，居南園掃葉莊，曠達風雅。嘗遇異僧於路，身掛一瓢，瓢鐫七字，曰「喫盡天下無敵手」。薛奇之，邀至家。薛故不善飲，時門下從遊者甚眾，悉召至，布席堂中，薛南向，僧北向，餘皆東西相向坐。以瓢注酒，約斤許，飲一晝夜，薛盡一瓢，僧盡三□六瓢。一陳某，薛弟子也，亦盡三□六瓢。僧僵三日，棄瓢遁去。由是薛遂自號為一瓢。

恭勤愨善飲

勤愨公恭阿拉善飲，官禮部尚書□餘年，嘗與長沙劉相國較酒量，日傾二□餘甕不醉也。

鐵冶亭飲酒四百杯

鐵冶亭侍郎保嘗督兩江，一日，司道請其賞花瞻園，因宴之。鐵飲紹酒二百杯，無醉意，藩司曰：「黃酒力薄，易以燒酒何如？」鐵領之，復飲二百杯，於是有「鐵酒缸」之稱。

吳白華某將軍善飯

吳白華侍郎省欽素善飯，宗室某將軍與有同嗜。一日，侍郎謂將軍曰：「夙仰將軍之腹，量可兼人，若某者，雖非經筵便便，而亦不愧為酒囊飯袋，盍一決勝負乎？」將軍笑應之。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，每噉一碗，則授一籌。飯能數之，將軍得三□二籌，侍郎得二□四籌。侍郎不服，約明日再賭，將軍笑曰：「敗軍之將，尚敢戰乎？」侍郎曰：「明日與君白戰，不許持寸鐵，僅設飯而無殺，若再不勝，願拜麾下。」於是復計籌而食，將軍食至三□碗而止，侍郎竟得三□六籌。

尹文端僅食蓮米

尹文端公繼善每趨朝，僅食蓮米一甌。迨退直，則日亭午矣，案積公牘，手不停披，而少呼飢之日。

曹文恪達香圃善啖豬肉

善啖豬肉者，首推曹文恪公秀先，次則達香圃總憲椿。人言文恪肚皮寬鬆，摺一二疊，以帶束之，飽則以次放摺。每賜食肉，王公大臣人攜一羊鳥，皆以遺文恪，輻倉為之滿。文恪坐轎中，取置扶手板上，以刀片而食之。至家，輻倉中之肉已盡矣。故其摺中有「微臣善於喫肉」之句，道其實也。香圃日常膳之外，必得火腿、豬頭、肥鴨、油雞，率雙分為常。有時無豬肉，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。肉亦不必甚爛，略煮而已。香圃人極儒雅，食時見肉至，則喉中有聲，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，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。都城風俗，親戚壽日必以燒鴨、燒豚相餽遺。香圃每生日，餽者多，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，置簸箕中，宴坐，以手攫啖，為之一快。傷寒病起，高宗問尚能食肉否，對以能食。於是賜食肉，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。

謝金圃飯半盞

謝金圃侍郎墉每日兩餐，飯僅半盞。

海蘭察之肉慾

乾隆時，超勇公海蘭察以軍功累晉公爵，其在軍中，日須備徑寸大蜘蛛百枚，蜘蛛、蠅、蠹、蠹等物稱是，一一去鉗爪，生啖畢，再取兩巨蛇，粗如瓊，長丈有奇，拔刀寸斷大嚼，如齧甘蔗。食訖，入後室，內有蠢胖村婦八人，年皆二□許，裸體以待，一一遞接之。凡沿途供億，必如此，否則竟日忽忽不樂，鞭撻部曲，無所不至矣。後用兵新疆，經戈壁，其地常數百里無人煙，村婦難致，則以肥壯水牛代之，故軍中多帶水牛聽用。按日輪交四牛，牛輒不能與之敵，則手刃副而生饗之。

顧秋碧好色多力

江寧顧秋碧體氣過人，夕必御女。指爪甚有力，可排牆。

香妃體有異香

回王某妃以體有異香，號香妃，國色也。高宗久聞其美，乾隆戊寅，嘗於征回之役，召見將軍兆惠，令窮其異。兆惠知指，已卯，回疆平，果生得之。

香妃既至京，命處之西苑，妃意泰然。高宗時至其居，百問不一答，乃令宮眷游說之，則袖出白刃，侃侃而言曰：「國破家亡，死志久決。然徒死無益，必得一當以報故主。今若強逼，吾志遂矣。」宮眷大愕，欲群劫而奪其刃，妃笑曰：「吾袖中尚有數□刃，若輩欲迫我者，請先飲刃。」宮眷不得已，以狀奏聞，高宗太息而已。但命人日夕邏守，防其自戕，且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，更有以悅之也。於其所居樓外，仿西域式建清真寺及市肆，使如見故土焉。

太后聞其事，為高宗危，戒勿往西苑，曰：「彼終不自屈，盍殺之！否則放還鄉里耳。」高宗不聽。某年，冬至郊天，太后知高宗之方先期赴齋宮也，召妃至慈寧宮，鑄宮門，戒左右曰：「雖帝至，不得納。」語妃曰：「汝不屈志，當何為？」妃曰：「死耳。」太后曰：「今賜汝死，可乎！」妃再拜謝曰：「妾以志在復仇，不欲徒死，今得從故主於地下，感且不朽。」時高宗已得報，亟命駕歸，詣慈寧宮，則宮門已下鍵，乃痛哭門外。須臾，門啟，高宗入，妃已氣絕，而異香不散，面猶含笑也，後以妃禮葬之。

祥符周星譽藏有香妃小影，作滿妝，姿態可人。高宗戎裝佩劍，糾糾有威猛之風。香妃手持箭三枝，似欲授之於高宗者。蓋所繪為塞外行獵之景也。

香姑

乾隆中，桐城姚氏誕一女，竟體芳馥如蘭，人稱之曰香姑。既長，通張氏子某，文端公英之裔也。此與俄國農家子同。蓋俄國農家誕一子，狀貌與常兒無殊，身有異香，晴則香氣濃郁，陰晦略減。有醫士聞而往視，亦莫詳其由。是則漢宮人吹氣如蘭之事，無足奇矣。

羅兩峰淨眼

揚州羅兩峰自言為淨眼，【俗名狗眼，能見鬼也。】能見鬼物，不獨夜中，日惟午時絕跡，餘皆有鬼。或隱躍街市，或雜處人叢，千態萬狀，不可枚舉。畫有《鬼趣圖》裝之成卷，士大夫皆有題詠，真奇筆也。乾隆壬子，兩峰寓京師，於玉河橋翰林院署旁見金甲二神，長丈餘。後於鎮江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，長三四丈，徧身綠色，眼出血，口吐火。或曰：「此江魑也。」一日，有友留其夜宴，推窗出溺，一鬼倉卒難避，影為溺所衝而散。

胡寶瓌淨眼

松江胡中丞寶瓌生而具淨眼，嘗於清晨見屬員，有兩鬼在前，橫坐窗檻，呼止之，以告此員。聞者莫不驚駭，而中丞怡笑自若也。

吳鳴捷淨眼

吳蔗鄉明府鳴捷，歙縣人，嘉慶辛酉科進士，出為陝西咸陽令。生有淨眼，能白日見鬼，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。吳每謂鬼多於人。一日，見有兩鬼爭道，適一醉漢踉蹌而來，一鬼避不及，身為擠碎，一鬼拍手大笑。頃之，又有一人來，碰笑者，碎裂如前。

阮文達對語敏捷

阮文達公元對語敏捷，其在翰苑時，一日，仁宗召見便殿，命其自以姓名屬對，文達即應聲而對曰：「伊尹。」

李忠毅幼時弄筆

李忠毅公長庚生有異稟，幼時在塾中，好弄筆，輒大書「天生我才必有用」七字。其後果為大將，以剿海寇蔡牽、朱濆死事。

周蓮堂過目不忘

周蓮堂嘗以諸生佐百文敏公幕，兩江案牘日以千計，過目不忘，有問輒答。

任昭才潛身海底

鄞人任昭才入海底，能歷數時之久，行數□里之遠。阮文達撫浙，獲安南二千餘斤銅礮，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，命昭才往圖之。昭才變通秤象之法，用八船，分二番，一番四船，空其中，四船滿載碎石，自引八巨繩入海底，繫沈船之四隅，以四繩末繫四石船。繫定，掇其石，入四空船，則石船空矣，浮起者數尺。復以四繩繫二番之石船，繫定，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，浮起者又數尺。如此數□番，船與礮皆出水矣。後昭才入營，僅得微官，旋以病卒。

劉文恪酒量

劉文恪公權之酒量至洪，官京朝時，非正陽門湧金樓之酒不飲。罷相南歸，門人史望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，樓中人謂其邸第自取者，五□年中不下二□餘萬錢，燕會饋遺不計也。

諸士毅酒量

青浦黃儼思家有巨觥，幾容半甕之酒。一日，集善飲者，謂有能勝此，即相贈。客相顧有難色，諸士毅大叫而起，手持一吸，無剩瀝，無醉態。席終，逕攜以歸。觥以榆樹根為之，雕刻精巧，高二尺，下列三足，每足可盛酒一經。

松文清、費筠圃日飲千杯

松文清公筠督兩江，方南下時，道袁浦，漕督費筠圃就其行館宴之。松善飲，日可千杯，與費敵。而嫌二人對酌之寂寞也，以袁浦僚屬有無善飲者詢費，費乃招河轅中軍某副將至，令侍末座。松、費各手巨盞，談諧間作，副將坐旁默飲，罄爵無算。天將曉，松辭歸舟。費旋報謁，則松以守風故，訂再飲，仍使材官召副將，材官返，知副將已醉死矣。

程元恭善飲戴子韶善飯

程元恭善飲，一吸百鍾無酒色，以牛飲著於嘉、道間。偶赴友人宴，座客戴子韶獨涓滴不入口，同輩戲之，戴曰：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何見侮！」程起而言曰：「君何能？」戴曰：「我善飯，能食肴。」程請試之。會席上餘豚蹄四、魚三、飯三大盂，爭取以進，頃刻啖盡。程曰：「君可得飯桶之稱矣。」

某寡婦食驢腸

道光時，清江浦某巨室有寡婦，食性甚奇，嗜驢腸。其法，使牡與牝交，俟其酣暢，使人亟以利刃斷其莖，即自牝陰中抽出，烹而食之，謂其味嫩美無比。吳清惠公蓉時為清河縣令，執而誅之。

嚴九能生而識字

歸安嚴九能，名元照，生而識字。四歲，作書徑尺，有規矩。□齡，於屏風上為四體書，擅其藝者莫能及，人號之為嚴氏奇童。九能父樹萼，聚書至數萬卷，其涵育有自來矣。

焦虎玉童年精算

焦廷琥虎玉，里堂孝廉子也，讀書具慧心，能傳家學，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。阮文達校浙士，以算學別為一科，孝廉佐之閱卷，虎玉隨至杭。阮嘗令其步籌推算，以驗得數，百不失一，時年僅□四也。

□齡神童

常熟翁祖庚視學貴州，按臨某郡，應試者有□齡童子，群目之曰神童。翁面試之，出一對曰：「公孫丑。」童應聲曰：「此對可對大人。」翁曰：「大人二字如何能對？」童曰：「對大宗師。」翁曰：「不工。」童曰：「非也。謂即對大宗師之姓名也。」翁大笑曰：「誠是。我幾忘我之為翁祖庚也。」童以是人郡庠。

洪大全九齡背誦□三經

粵寇有洪大全者，幼敏慧，九齡能背誦《□三經》。屢應童子試不售，乃益狂放，往謁秀全，聯宗誼，遂為寇矣。

蔣礪堂默寫題名錄

蔣礪堂相國攸銛在軍機日，宣宗欲觀會試題名錄，即默寫以進，二百數□名，其差者僅一縣名耳。

某侍郎有妾不御

某侍郎之夫人甚賢淑，侍郎以二百金買一妾，絕色也，嬖之，恆與妾同宿，然絕不聞笑語，某秉燭觀書，妾為之添香捧硯而已。逾年，夫人探之，猶處子也，詫而問之，某笑曰：「譬之天上一輪好月，人間一枝好花，流連玩賞，生趣無窮，若距躍攀折，則俗子所為矣。」夫人大笑。

湯文端臨死不味

蕭山湯文端公金釗卒之日，尚披衣坐於床，使進酒，飲畢，取帳頂所皮預書遺摺展閱一過，乃臥，未幾逝矣。

徐少薇前生為華林子

錢塘徐少薇孝廉暉，嘗應嘉慶庚辰、道光壬午春試，俱不利，頗鬱鬱。以次年試期近，遂留居京邸。一夕，假寐，夢至一所，修篁夾路，中有棋聲，因自吟曰：「飛來碎玉度棋聲，修竹蟬娟畫不成。」忽有人應曰：「惆悵碧溪相別後，煙霞深處五峰青。」

尋聲而往，則一樵者在焉，訝曰：「華林子，來何速乎？錢某猶未至也。既來此，可與子一觀。」乃導與俱往，至一朱門，類官廨。入門，有女郎六七人，執帚掃花，相視無語，堂楹懸一聯曰：「天下今宵共明月，人間何處有仙山。」堂之左右書櫥八九，有野服者挾冊諷誦。樵者信手取一卷示之，則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，初不解何祥。惟錢為同硯友也，私念前生或與同在一處。乃未及數日，錢訃至。自知將不起，乃記其事藏書篋中。

秋露軒淨眼

山陰秋女士瑾之大父露軒，嘗自言為天生淨眼，見鬼甚多，青天白日，朝野市井皆有鬼往來其間，惟見人則避道而行，余朝夕遇之，亦不辨孰為鬼，孰為人矣。有兩次則毛骨悚然。一日，飲逾量，至道旁小遺，遊見牆隅有鬼僅尺許，心鄙其小，輕之。洩未畢，忽高逾屋檐，蹣跚而前，駭絕，狂呼而逸。聞有會館，曠大無比，傳聞有厲鬼，常出為祟，余居之，宴如也。又一日遊園，見一老者衣紅袍，蹣跚道左，余以為同居之人也，趨前叩詢，乃掉頭不顧而去。至舍後，冉冉而沒，大駭，翌日詢之館丁，始知前數日有老者縊死於園中小舍也。

陸阿昭能視鬼

青浦吳小南有僕曰陸祥，其子阿昭，年□餘，目有雙眸子，日中能見鬼，凡小兒有疾者，使阿昭在外導魂歸，病輒愈。會小南之長子育光病，令往覓之，曰：「無庸，官人在牀自坐腹上。」隔日，曰：「在枕次。」又隔日，曰：「在牀檻，在牕次。」未一日，急報曰：「官人外走，我強曳之，亦不欲歸矣。」入視而育光果氣絕。俄而其母病，阿昭謂有人索祭，祥不應，旁人勸之，祥猶喃喃罵，問阿昭何所見，則曰：「老翁面短而髯，左頰有痣。」言未畢，祥已長跪，蓋即祥父也，死二□餘年矣。

馬葵好潔致死

道、咸間，京師阜成門外三里河有民馬葵，美丰姿，性好潔，衣無纖塵。每值炎暑，日數易衣，惡汗垢也。好食瓜，賣瓜者果衣服清潔，筐篋齊整，無美惡必購之以嘗。鰥居無偶，并自操，所用器物不假手於人，或有手觸之者，即棄置不御。偶人肆飲酒，必戒肆人洗盃箸，淨刀杓，遠座客，據獨案。或唾於旁，即推箸不復食，目炯炯，口喃喃，遽拂衣去。一日，雨後入廁，則穢水溢流，蛆蟲蠕蠕，睹之欲嘔。顧腹痛，亟欲遺矢，倉卒赴村市，又腐草雜泥濘。瞥見鄰家有短垣，綠草蒙茸，雅可愛玩，躍登而遺。適鄰翁種豆垣下，俯首剗土，礮然一聲，矢淋漓滿頭。翁大驚，舉首見之，遽以鎌刀刺其臀。馬大痛，墜垣外，翁痛詈之。至是，衣履盡污穢，蹣跚自歸。

馬好潔成癖，飲食衣服之資遂較普通為費。久之，家財蕩盡，乃謀入綠營，博微餉以自贍。而雜處儕偶中，憎其穢，遂相忤。未幾，退伍，鄰嫗憐之，時餽以飯，亦憎其穢不食。一日，仰天歎曰：「污濁世界，誰可同群？人不我憐，我亦不欲受人憐也，不如死。」將投河，見水濁，悽然曰：「吾雖死，豈可為穢水所污哉！」岸旁有古墓，其地青松若蓋，綠草如茵，野花送香，快人心意，乃欣然曰：「此吾死所也。」遽擇佳木，投環死。

張文達為簡雍後身

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嘗佩一私印，曰「簡雍後身」。蓋嘗夢至一殿，伏拜其王，王起與為禮，承命旁坐。忽有一官上白，謂下界事已勘定，須暫釋諸囚，王頷之。少選，諸囚麤集，王一一點名，最後，有監者繫一囚至，睫下有二大黑子。王顧張，大聲叱曰：「此吾簡雍先生也，苟有犯，決不貸。」復顧張曰：「頃釋諸囚，下界恐有不靖，先生好為之。」張拜謝而出。後粵寇難作，其酋有綽號四眼狗者，為陳玉成，睫下有雙黑子，所向無敵，惟聞有張在，輒引避。

啞子能言

紹興有孫氏婦，嫠也，年且五□矣，與比鄰徐叟通，生一子，不忍棄。而婦有女已嫁，亦早寡無子，乃使女子之。女甚喜，託言得之育嬰堂者，撫之如所出。子五歲不能言，而性甚悍，年浸長，恆操刀與母鬪，女患之。其母適至，女以告。時女之夫族有花坐者，曰：「此兒本非己出，又悍無人理，養虎畜狼，甚無謂也，不如逐之。」母素愛此兒，不信女言，斷斷與辯。兒忽大聲謂女曰：「我本爾弟也，何得子我！」母女皆失色。族人以其素不能言，亦甚駭異，細詰之，則不復語矣。知其有異，亦不窮究。於是復留數年，年益長，性益暴。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，若夫婦矣。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，二老亦受之不辭。兒歸徐，遂能言，與常兒無異，後為木工。

蔣劍人有神童之譽

咸豐時，寶山蔣劍人有神童之譽，當六七歲時，塾師指几上墨令對，蔣即應聲曰：「泉。」塾師以為未工，蔣曰：「白水對黑土，何謂不工？」塾師大奇之。

陳允升、允文豪飲

吳江陳允升，字玉泉，以資雄於咸、同間，性亢爽，豪於飲。嘗以事上郡，飲數□酒家不醉。暇則與其弟允文字秋泉者飲，時節宴會，客恆滿坐，二人輒相與歌呼行令以為樂，非各罄百盞，不達旦不止也。允文子去病，亦善飲，能文，有聲於時。

三奇童背壽文

無錫邵某，幼時與同邑丁松年、惠遠二人，並稱三奇童。舊同游河虛宮，嗣龍山房道士時年八□餘矣，既見，謂之曰：「君等聰穎，聞之久矣。有王學士壽先師祖文千餘言，能誦□過，記之，當烹白鵝以進。」於是丁誦一過，背之，不失一字。惠二過，訛四五字。邵細讀三過，又側聽二子背誦各一，訛□餘字。道士大笑，進鵝。既去，謂其弟子曰：「邵子深沉寡言，舉止不苟，乃遠大之器。二子質敏而氣浮，非其倫也。」時三人皆□餘歲。又三年，丁以儒士第一人應舉，不第，尋卒。惠仕終順天通判，邵至尚書。

裘日照默寫漢書

同治朝有裘日照者，博聞強記，能詩，善屬文。或疑之，乃當眾攜紙吮筆，寫《前漢書》□一卷，並臣瓚、師古等注，無一字遺脫，未及二小時畢矣。

王濤日記千言

寶應王濤生有異稟，五歲時，客以「魯男子」三字屬對，濤即曰：「徐夫人。」四座歎賞。客有難其更對者，濤又曰：「莽大夫。」客愈驚。方入塾，師教之讀《神童詩》，濤笑曰：「吾能作也，何必讀！請讀九經。」日記千言，三年而畢。年□九，不娶婦，父母亦無如何。

王漸默寫文告

臨江王元瀚，名漸，嘗至蘇州，與客閱市，見某官文告列數□事，約萬餘言，漸與客俱覽一過。歸逆旅，呼酒共酌，問客以所覽事，客僅記一二，乃援筆引紙默寫，須臾而畢。復偕客過其地，相與對讀，不誤一字。常謂舉世齷齪，無足當意者，而其志欲將大有為，故其傲誕，下視一世如無人。鬱鬱之氣久不得伸，而疽發於背，遂卒。無妻子，其友為殯之僧舍。

孟昭暹早慧不壽

安慶諸生有孟昭暹者，年□二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其詩文、書法具臻完美，尤善屬對，嘗以「盤庚」對「箕子」，名噪一時。曾文正駐師安慶，聞而召見之，詢家世，知其祖亦諸生也。文正口占四字，使屬對曰：「孫承祖志。」昭暹應聲對曰：「孟受曾傳。」文正大激賞，謂此子必可有成。乃自同治甲子至癸酉科，四應鄉試皆不售，癸酉出闈，遽以疾卒。

長生不死

湖南有異人，以修腳為業，蓄髮赤體，常如四五□歲人。布政使彭理恐其惑眾，為之薙髮，予以單衣，遂著之，四時不改。

曹文正畏雞毛

曾文正公畏雞毛，在軍，遇有插羽文，皆不敢手拆。某年，至上海閱兵，上海縣令具供張，從者先至，見座後有雞毛筭，囑去之，謂大帥惡見此物，群不解其故，蓋喜食雞肉，而乃畏其毛耳。

劉琨竟日飲酒

劉琨嘗官湖南巡撫，以事褫職，遂僑長沙，沈湎於酒以自放，世以劉伶第二稱之。蓋自朝至於日中昃，杯杓未一離手也。門生故吏遍湘中，歲時餽贈，率以紹酒、汾酒。某大令餽贈不至，乃貽以書云：「弟老而無用，無用即其用，無能即其能。」時年八□餘矣。

戴子高好潔

德清戴子高，名望，研精經史，性好潔。同治朝校書金陵，嘗與江陰金淮生登酒樓，席未半，大嘔不止。同席者疑其醉，爭趨視之。子高手指隔席之人，嘔益劇。眾回視之，見有衣服襤褸者數人，正隔席飲酒也。乃不終席而去。

湘鄉胡氏多壽

光緒戊寅，湖南巡撫奏稱湘鄉縣胡氏兄弟五人，皆耆壽健存，長曰朝瑜，八□九歲；次曰朝瑞，八□七歲；次曰朝琇，八□五歲；次曰朝璠，八□三歲；次曰朝環，八□一歲，請旨旌表，德宗俞之。

喇嘛轉世

世稱喇嘛世世相傳，有神識不滅之說。陝右有某者，即能斯術，云恍恍惚惚，意念所觸，覺此身前為樵夫，在山中種菜伐薪以奉母，娶妻，生二子，年四□餘，以下則不可知，蓋瀕死矣。

某云：昔奉差河湟，居大青山喇嘛寺。歲餘，有大喇嘛者與相善，乃授以靜功及秘密咒，令先學入定之法。初習時，萬念紛起，則以咒力禁壓之。七日以後，念稍淡，而胸中沉悶，若有大憂患者，然莫可端倪，以問喇嘛，喇嘛曰：「此進境也。當先過此關，庶幾乃至道耳。」如是者又□餘日，日惟誦咒數千萬遍，心漸平靜，而本生所作所為者，一一如在目前，閉目輒親歷其境。始猶在數年以內，已而漸遠，乃至兒童啼笑之際，己身亦儼然瑤佩輪紉也，終不動，每至憂喜哀樂極難堪之境，輒持咒以忍之。以問喇嘛，喇嘛曰：「此劫魔也。必勝之，毋為所動。不然，且狂。」於是力忍之。忍之既久，頓覺心地澄明，空濛洞徹，無有上下古今左右內外，不禁喜躍曰：「得之矣。」以告喇嘛，喇嘛曰：「此虛光也，何輕易乃爾？凡盈虛消息之道，七日來覆。子方虛而未盈，消而未息，七日以後，魔將復來。不爾，□四日亦必致敗。其慎之。」某退。七日，果覺沖漠不極渺冥無際之中，忽然若無著者，瞿然生戒心，慄然生懼心，勉自持咒，力求克之。已而蒼蒼莽莽之中，忽覺有天地，有日月，有人有己，則又歷歷在目矣。惟持咒稍懈，即現於前，一力持咒，便覺稍間。以問喇嘛，喇嘛曰：「此前生也。然觀君道力，不能剋矣，當以俗情剋之耳。」某不信，如法更行之，終不能驅除也。乃求術於喇嘛，喇嘛令之博奕、飲酒、淫婦人、恣遊獵以自遣，自此始絕。欲更從喇嘛學，喇嘛曰：「術不可以再演。」然至今但趺坐凝神，亦隱約可睹也。

某又云：喇嘛神氣至靜，兩眸作青色，炯炯逼人。嘗問以轉世之由，曰：「人本無輪迴，惟以業力輾轉相引，故至於此。」「子已稱呼圖克圖，何以仍有輪迴？」曰：「以道力未堅故。數世以後，至多五世，便不須復來。」今之號為世世不絕者，皆番民臨時妄作耳。惟間有天資亮亢者，一旦觸悟，立地證成，則又轉輪數世，以淨業根，故至今喇嘛之中雖無一人為當日真身，而高僧仍自不乏也。

苑姓之後身

苑寨苑姓娶智氏，年餘忽病。數月，疾少間，妻歸寧。一日，病復劇，家人以車迓其妻。妻在室坐，見夫掀簾入，色悽惋，急詢何來，則已渺矣。妻驚疑，乘夜急歸，夫已卒。苑寨東北□餘里某村一家，是夜誕一子，生而能言，言己為苑寨苑某。此家遣人乘專馬往探問，則苑卒時正其子生時也。

跛腳僧託生

吳縣金薌園老而無子，偶游杭州，詣靈隱寺，默祝三寶求嗣。與長老散步廊間，過香積廚，忽一跛腳僧執爨杖出，顧金而笑，長老復頷之，金不解。及歸，閱□月，妾夜夢僧入，驚醒，生子，因戲以小和尚呼之。金後過寺，長老曰：「公子無恙耶？」金愕然，詢預知之故。長老引至廚下，見一龕曰：「此公子前身，昔遇而笑之跛僧也。當圓寂時，自題聯云：『此去有緣憑夙慧，歸來好認舊菩提。』且囑勿焚化，故留以待。」金出資為整砌之，乃歸，命名曰葆。及侵，不茹葷酒，強與，輒吐，讀書至慧，博聞強記，精通釋典。父死，事母孝。□五入泮，明年，領鄉薦，聯捷入南宮。

京師慈仁寺有浮屠大師善知識，能說無上妙法。葆詣之，僧傲不為禮，葆豎一指叱曰：「天地間亦知有我否？」僧喜，延入方丈，與語一真、二諦、三摩、四大、五蘊、六慾、七心、八垢、九根、□行，莫不了了，僧驚服。後出為荊州守，安恬無為，與民休息，郡人咸頌之。嘗曰：「《大學》工夫由靜定做起，其效乃至平天下。佛、老亦言靜定，而以淑身則有餘，以法世則不足。蓋視靜定為凝神淡慮，萬緣皆空，不知利慾可空，而人倫骨肉不可空也。故通儒術者可以括釋老之全，而譚釋、道者當深求儒者之理。」葆吉若此，固習於佛而不錮於佛者也。

後三年，母死，歸葬，服闋不仕。有僧自杭來，門吏不與通，僧遺扇去。葆知之，曰：「長老命我歸矣。」欲之杭為僧。夫人李氏，世家女，明大義，乃進言曰：「妾聞達者聞理而通變，愚人守暗而抱拙。今夫子欲去先人之墓廬，遁跡枯槁，妾竊非之，深願夫子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。」葆憮然曰：「余達此理久矣，今何蒙蔽至此！雖然，不可不一行，了前因果。」抵寺，詢長老所在，僧云：「三月前卓錫去矣。」葆乃啟龕視，面如生，集眾具火化之。封山後，葆自題其塔曰：「再來人建。」遂歸。修身立行，為學益堅，年八□二，無疾而終。

張文襄起居異人

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生有異稟，其起居大異於人。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而無倦容。無論大寒暑，輒於簽押房和衣臥，未嘗解帶。每觀書，則朦朧合眼睡，或一晝夜，或兩三時不等，左右屏息環立，不敢須臾離。侍姬輩亦於此時進御，從者反扃其扉，遙立而已。蓋簽押房有一門，故與內室通也。

當文襄督蜀學時，一日出城，遊浣花草堂，集杜詩二語為楹帖，欲繫以跋，乃坐而屬思，稿數□易，終不愜，然已三日夜不寐矣。侍者更番下直，猶不支，困而僵者相屬也，而文襄從容如平時。及揮毫落紙，則僅「集本集句」四字而已。書成，始欣然命駕歸。及任鄂督，則已垂老，日夜在簽押旁，或會客，或理髮，忽鼾聲大作，亦常事也。

張文襄善食忍饑

張文襄食量亦甚宏，其簽押房中恒雜置肴糖果餌等物，隨意撷食。然勤於事，能忍飢不輟，須事訖方用膳，故其用膳無定刻，恒有午膳至夜始餐者，每留客用膳，莫不飢困。其卒時年七□九矣。

張權幼慧

張文襄之長公子名權，幼敏慧。一日，有客訪文襄，不遇，權出，謁焉。客與語，甚賞之，因語之曰：「鼎甲一二三，可對何語？」權應聲曰：「盤庚上中下。」

某臬司食量兼人

山東臬司某體豐偉，食量兼人。時張勤果公曜為巡撫，一日，戒庖人曰：「今日某臬台來，吾須留之作半日談，可作麵兩海碗，臬台食量大，非此不足飽也。」已而某至，勤果延之簽押房，與譙談，因為設食。僕人持兩海碗麵至，某食之頓盡，勤果謂必已大飽，因姑問曰：「君食此，頗已飽否？」某曰：「已稍可，如有餘，尚可食。」勤果飭僕命庖人益麵，庖人答言頃所作麵都已啖盡，不能益矣。勤果責庖人數語乃罷。他日來謁，又留之，款以水餃二百枚，啖之才餘二三枚。勤果問：「今日得飽否？」曰：

「今日頗飽矣。」勤果因頌之曰：「如君者，真可謂量大福大者矣。」某曰：「如司裏【藩司、學司、臬司之於督撫，公牘自稱本司，發言時自稱司裏。】何足言，昔者吾父，食量實倍之。」勤果亟稱曰：「食福如此，真可豔羨。」某一時忘前言，便曰：「何足羨，不過傻喫耳。」

鄭紹宗食量

鄭紹宗長身廣膊，孔武有力。初從粵寇，以降於官軍，隸統領金某麾下，乃從主將姓，曰金紹宗。口大幾容二拳，食量至偉，能盡粟一斗、碗四雙，時稱大口金。後積功官至提督，始奏請歸宗。

孫文恪酒量

光緒朝，樞臣孫文恪公毓汶酒量極宏，每退值，輒小飲。即遇內廷賞戲，孝欽后賜以酒肴，亦復茗芋大醉，或且鼾聲作而逕睡矣。

孫文正少食

壽州孫文正公家鼎食量甚小，光緒中，管理京師大學堂，嘗與教習同案用膳，孫性喜食麵，一日，適食米飯期，孫不樂食，令僕買油炸檜來，取一枝，劈其半置碗中，以蛋湯少許泡之，食訖，便輟箸。或曰：「公所食毋乃太少乎？」曰：「即此已足，吾每飯皆然。」孫卒年八〇。

方曜夕必御女

光緒中，廣東水師提督方曜秉賦奇特，精力絕人，夕必御女以資排洩。向例，穀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，繳費則免。方在任時，定為二人繳費，二人入值，輪班當夕，無虛者。

方曜伏水中三晝夜

方曜能在水中伏三晝夜，取魚蝦以為糧。臨陣，身先士卒，所至披靡，洵異人也。

產異

邵陽婦孕〇四月，產一物，鉅牙鉤爪，虎首人身，長尺許，墮地即跳躍。母見之，大駭昏絕，穩婆亦驚走。父聞聲趨至，急裹以被，拳擊足踏，啾啾有聲，久之乃絕。然其體雖小，而手爪長四寸許，利如鋼鉤，足指亦堅銳若熊掌，所臥之被已盡裂矣。

高郵農家婦生子，矚目血口，髮被及肩，墮地時嚙穩婆手，血流不止。能跳躍，趨至中庭，就甕飲水，人莫敢近。所畜犬見之，力噬其肩，則返肩鬪犬，傷犬。家人以槌擊斃之，血色青，腥臭特甚，犬亦舉體流血矣。

光緒某年，天津侯家後老君堂西某甲妻，孕七月而產怪物七，形似魚，其頭則具體而微，類刑天，有口，有鬚，有眼，有尾，無耳鼻，手足皆類爪，大者尺餘，小者七八寸。落地後，大動大叫。某見之，亟以槌擊死之。越日，東鄉亦生一怪，形似人，惟頭生兩角，長不滿尺。一手撫胸，一足直立，一足斜伸，身有黑毛，聞懷胎三月餘而即產之。

許治邦百〇一歲

光緒庚辰五月，譚文卿制軍方撫浙，疏稱：「台州府天台縣民許治邦生於乾隆三〇五年，至同治〇一年百有三歲，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旌，並蒙賞給上用緞一匹，銀〇兩。茲據天台縣職員陳補過等呈稱，許治邦見年一百〇一歲，長曾孫許尊周於光緒五年八月誕孖生二子，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。許治邦家住福溪，人游壽字，越百齡有〇歲，萃五世於一堂，仰懇天恩，從優旌表。」奉旨：「禮部知道。」

某翁百〇四歲

光緒甲午恩科會試之欽賜進士某，佚其名，年一百〇四歲矣。奉旨：「准其一體殿試，更賜國子監司業。」

沈毓桂百歲

震澤附貢生沈毓桂入賞得官，嘗選授雲南昭通府通判，生於嘉慶戊辰，至光緒戊申，百歲矣。其八〇歲時，嘗手書所作詩贈錢塘徐印香舍人，詩字秀潤，足為壽徵。蘇撫陳夔龍為之上疏請獎，奉旨賞給二品頂戴。

西藏老人二百餘歲

光、宣之交，英、藏有交涉，川督委張某人藏查勘，言遇一人，自言曾隨岳襄勤公鍾琪征青海、西藏，遂留此，時年已二百有奇矣。